

走入 MAPS 中 帶一片風景走

爽文國中-周盈均

下筆前，思考著「拿起這本書翻閱的讀者起心動念會是什麼呢？」我想是「改變」，也是「勇氣」吧！因為這也是我在 MAPS 教學法的路上不斷在尋找與獲得的。在電影〈媽的多重宇宙〉裡提到「每一個過去都是自己的多重宇宙，當時的我迷失在多重宇宙之間，不停地問自己，哪一個才是我想要的自己。靜下心來聽自己心裡的聲音，對抗混亂要更加勇敢。」曾經，我在教學的路上迷失，在教育行政與教學理想之間不停地跳躍，當現實的混亂已看不清來時路的自己，靜下心來聽心裡的聲音，「我是誰？」「我在哪？」「我想要去哪裡？」回想踏上教育路的初衷，找回初心的勇敢，心之所向，帶我找到 MAPS 課堂風景。

● 羈鳥戀舊林

小鎮出生，都市長大，國中便隨著父母的安排到台北市讀書，母親說：「外面的競爭力比較好。」我便順勢而行。在學習過程中，心裡卻一直存著疑問：「為什麼一定要離鄉才能得到競爭力？」踏上教育路，選擇實習學校時，我決定離開都市回到小鎮，在心裡許下一個願望：「能不能讓孩子不需要離鄉背井，就能得到有競爭力的學習。」就此埋下了偏鄉教育服務的種子。

修教程那一年，華語熱正開始流行，因此，進入中等教育前，我的教學現場是華語中心。華語教學著重在語言性，國文教學著重在文學性，華語教學的教室裡最重要的教學目標是「說」，運用各種教具與教學法讓「學生」能夠將華語「說」出口。而轉到國文教學，我的課堂卻鴉雀無聲。我的第一所學校是山腳下的學校，雖不至於偏鄉，但屬於郊區設校。第一年的國文課堂，我幾乎都是流著淚回家的。課堂上學生總是張大眼睛看著老師，手上的筆空轉，似懂非懂，眼神彷彿說著：「老師你快說，我等著寫呢。」鮮少回應，文學是要讀出感動的，不該只是一張張測驗卷。我的腦海裡不斷盤旋著：這不是我想要的課堂。

「教室應該是學生的課堂，不只是老師的舞台。」於是，我開始思考著如何讓學生能夠在課堂上「感受文學」，第一件事，「課本是文集」先讓學生改變課本封面，用紙書套包裝，並繪製成自己的喜好。再者，以學習單設計提問，看見文字更深一層的思考。最終，參與作家學者演講、教學研習、或生活中各種靈感，收集想法希望能讓學生感受到「文學即生活，生活即文學。」釐清了自己想教什麼？為什麼而教？便以各種教學法，搭配以任務型導向等等，希望能夠活化課堂。幾經嘗試，學生的反應很不錯。一次，被稱為「地獄班」的體育生說：「老師，為什麼不是你講就好，很累耶，這樣都不能睡覺。」我心一驚：「沒錯！就是不讓你睡啊。」學生成為了課堂的主人，我更堅定自己的改變，改變學生對於國文課的思考。然而當下，我的行政業務一年比一年重，時常壓縮著備課時間與精力，許多的課程安排常常只能是曇花一現，或者提問單混亂而無章法。甚至在配合行政工作下，國文班從三個班降至一個班，也因此，讓我更在僅存的身為「教師」的意義中，去思索我的初衷。

● 路轉溪橋忽見

2015 年對我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轉捩點，那是充滿轉變與反思的一年，思考著身為老師的初衷，思考著該何去何從；同時這也是許多機會湧上的一年。一個機會的來臨，我轉換跑道，邁向海外華語教學；一個機會的到來，我踏上了偏鄉教師研習—I 有一個夢。帶著海外聘約參加夢一研習，原本只是赴同事邀約，再加上一直以來對「偏鄉教育」的期望，兩天一夜的研習像是小旅行，扛著行李，踏著輕鬆的步伐走入會場。報到時，全場的用心讓我被震懾住了，研習時，紮實的課程活動安排，完全推翻我對研習的印象。大家共同討論產出心智圖、提問設計，每一雙投入於學習的神情，是教學現場的一道道光芒，閃耀著對自己教學的使命，身在其中，我深受感動，而帶來希望的那一盞燈—MAPS 教學法，已在我心中點亮。

心中的那一盞燈引領我走入爽文國中。2018 年，「姻緣際會」來到台中，我帶著「拜師學技」的心入山，一方面觀摩理想中的課堂，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走出自己想要的課堂風景。

起初，無論學校環境或學生背景都是陌生，既要認識學校也要熟悉學生，當時已有數年教學經驗的我，只想著把自己過去的認知與經驗一股腦地放入課堂，結果只有一個「慘」字。滿心期待著一展抱負的我，只想著「我想教」，卻忘了學生「怎麼學」，因此，一頭熱的教學，學生的反應讓我重挫，甚至一度懷疑自己。我彷彿回到第一年教學，幾乎都是流著淚回家的。

靜下來聽聽自己的聲音，反思後，「帶人要帶心，那就從了解學生開始備課吧。」除了課堂對學生的觀察，我也向身邊的夥伴了解爽文國中的學生背景。在教學上，一邊到政忠主任的課堂觀課，一邊在自己的課堂操作 MAPS 教學。由於對於自己的提問設計沒有把握，又深怕自己耽誤了課堂，於是，我先保守的「借用」了政忠主任的提問單，心想：「一樣的學校、一樣的學生，提問單應該都適用吧！」備課時，我彷彿是學生，先把提問單設想了一遍，如有想不透的地方，再向政忠主任詢問設題目標。到了課堂上，我就像是大師兄帶著小徒弟般，把師父的功夫「傳達」給小徒弟們，但過程中，只是運用提問設計單，似乎還談不上什麼教學，好像是我的課堂，卻又不像是我的課堂。這種「雖不中亦不遠矣」的模糊感覺始終令我不安，更覺察自己在提問能力的缺乏。

● 坐看雲起時

2020 年直搗黃龍，報名了第三屆 MAPS 種子教師培訓，三天深入的教學工作坊課程，政忠主任手把手的教學與評點，教育夥伴們心連心的共備與分享，從理論到實作，更澈底且踏實的了解與實作 MAPS 教學法，吸取了 MAPS 夥伴們的經驗與意見，帶著滿滿的能量回到自己的課堂。有人說，運動的實踐最難在於穿上布鞋，踏出家門—「改變的力量來自於開始」，於是我決心放手一搏，鼓起勇氣踏出第一步，並起許自己不求跑得快，不求跑得遠，而是在自己的節奏裡持續地邁開步伐。逐步追求精實的文本分析，經由繪製心智圖來確保鞏固的文本架構，再

設計出具章法的三層次提問單，以搭建清晰的閱讀鷹架，期許自己能在一步一步的累積中，帶著學生看見更寬廣的閱讀視野。也因為心中有了明確的備課流程，教學目標與文本分析建構出的三層次提問設計，讓教學更具脈絡，課堂上的操作也就更加流暢，與學生的互動也自然提升。當教學地圖清晰，學生的學習也就更有效的抵達目的地。我在 MAPS 教學法看到的不是煙花絢麗的短暫浪漫，而是細水長流的永不止息。

● 橫看成嶺側成峰

課堂實踐一年後，成為夢 N 實踐家，想把帶給我教學希望的那一盞燈—MAPS 教學法，傳遞下去。擔任實踐家是教學分享，也是教學檢視，在準備分享的過程中，一方面肯定自己的努力，一方面也省思實踐歷程中的困難，而看到讓教學更好的可能。

三層次提問設計是 MAPS 教學法的靈魂，從基礎題的分析，經由暖身題的鋪墊，到挑戰題的收束，不僅在每一層的分析中建構閱讀理解的鷹架，也在每一層的思考中拆解鷹架，讓學生從文學、哲理的思考看見自己。過去的教學總是以課為單位，一課一課的提問單帶著學生解讀文本，寫完一課提問單便是教完，彷彿每一課都是新的開始。

然而，如果每一個文本的三層次提問設計是一座山峰，帶領學生登高而望遠。那麼，文本與文本間的提問設計則是峰峰相連的山脈，讓學生不只望遠更能寬廣視野。因此，在漸漸能掌握三層次提問設計之後，我嘗試讓自己的提問設計在文本與文本間更具連結性，以段考導學三篇文本來說，文本間的提問設計目標：第一篇先建構概念，第二篇再強化基礎，第三篇達活用遷移。

以記敘文本為例，依〈木蘭詩〉、〈空城計〉、〈田園之秋選〉為序。在〈木蘭詩〉的提問設計中，藉由基礎題鞏固學生對於記敘文本架構的基本概念，並在挑戰題引導學生認識記敘文本各種寫作手法的「重點」、「要點」。學生在〈木蘭詩〉已搭建的學習鷹架上，進入〈空城計〉的閱讀理解時，藉由三層次的提問設計適時的嵌入〈木蘭詩〉中已建構的文本概念，讓學生明顯感受到學習的實質遷移，以致學生在進入新文本的閱讀經驗具成就感。〈空城計〉是經典的小說文本，有許多精采的「特點」，例如：人物刻劃、對話設計。老師便能運用提問設計，讓學生在已有的記敘文本概念上更清楚掌握文本架構，而運用更多的課程時間處理〈空城計〉寫作手法中的特點，以及觀點探究。有了〈木蘭詩〉與〈空城計〉奠定記敘文本的閱讀基礎，學生大多已能熟悉掌握記敘文本的基本架構與寫作手法。〈田園之秋選〉收束的提問設計中，能給予學生更大的自學空間，引導學生能夠將舊經驗遷移運用，在閱讀過程中自行發現文章的不同之處，例如：補敘法。挑戰題也有更多的餘地，發展讀寫合一與跨域研展的應用與練習。

● 千錘萬鑿出深山

疫情時代，實體課程與線上課程不停的轉換，科技融入於教學的被迫成長，再一次面對改變的挑戰，然而，疫情結束後呢？「純文組」的我，對於科技總是「欲迎還拒」，總能找到理由把自己的教學留在舒適圈中。當疫情後回歸實體課程，教學也一併回歸，直到 2022 年，加入

第四屆 **MAPS** 種子教師培訓的協作，讓我遇見了 **T-MAPS**，自此能更勇於接受且面對 **AI** 世代不同的學習需求。

學生的學習差異不只存在於空間，也存在於時間，因此學習的差異不只在城鄉，學習的差異也在世代。空轉的抄寫，書面的查索，限制了學生的學習，**MAPS** 教學順應時勢，打破時空的限制，將科技融入教學「運用」而進化為 **T-MAPS**。在 **MAPS** 種子教師的培訓課程，政忠主任直接以科技融入引導課程中，學員們彷彿「試用者」一般，體驗並感受到 **T-MAPS** 的學習力量。當下立刻放入心裡的許願池一將 **T-MAPS** 帶回我的課堂。

科技融入教學的目的是提升師生的教與學，以達到有效教學。政忠主任在 **MAPS** 種子教師的培訓課程中，以 **Padlet** 的融入教學，正讓我感受到其提升學習效力與動力的目標。有鑑於自己對科技的慣性逃避，於是把心一橫，直接將 **Padlet** 升級，**T-MAPS** 勢在必行。教學夥伴看到我的 **Padlet** 首頁，總是會先驚訝：「你買了？」我的想法是「教育這是值得的投資」，因此我總開玩笑的說：「年費大概一雙鞋的價錢，鞋子落地會折價，但換成 **Padlet** 會越用越增值。」經過這段時間的使用，這是玩笑話也是事實。

選擇使用 **Padlet** 的幾點考量，原先，最吸引我的功能是將學生在 **Padlet** 上的回應，即時轉為 **PDF** 檔，可便於教課，也可留存並於課後發給學生筆記。「課堂是思考討論，回家再筆記複習。」**Padlet** 的融入讓學生在課堂獲得更多「學習」的機會，回家複習有足夠的時間把知識吸收消化，達到複習的效果。其次，將三層次提問單轉換至 **Padlet** 頁面十分順暢，並未因使用科技工具增加備課壓力。此外，在課堂討論後的答案分享，不會受限於白板空間，而無法將學生的觀點完整呈現，甚至，科技的融入讓閱讀任務不只是文字的呈現，而是讓 **MAPS** 教學更多元，學生展能更具空間。

T-MAPS 的核心是 **MAPS** 教學法，因此 **MAPS** 三層次提問設計的靈魂不可滅。於是我的 **T-MAPS** 操作便是如下：首先，審視原有的三層次提問單，嘗試在原有設題中思考，是否能融入科技輔助教學，讓教學目標更清楚，或對學生學習更有幫助，評估後在適當的題目中加入科技的元素。接著，在 **Padlet** 教學的第一堂課，先確認學生能使用 **iPad** 登入 **Padlet**，再經由老師簡易設題，例如：「給夥伴的一句話」，讓學生了解 **Padlet** 操作方式。無需擔心花費過多課堂時間，如同前言，科技是 **AI** 世代的自然存在，學生對於科技工具的使用大多得心應手，因此只要將功能及相關位置展示給學生，學生多數能很快的摸索出軟體的使用模式。熟悉基本回復功能後，再進一步嘗試其他功能的靈活運用，例如：錄音錄影、繪畫表格、上網搜尋等，我在第一課〈新詩選〉便嘗試讓學生以 **Padlet** 錄製新詩朗讀並上傳，又在刻意的提問設計幾題後，不需特別指定回答模式，學生已自行摸索其他的回應功能，並且針對問題找出自己需要的答題模式。另外，在課堂流程以及合作學習上的運用，先將設計好的提問設置於 **Padlet** 版面，在大標上設定題號與學習模式：自學、大共(大組共學)、小共(小組共學)，如：基礎題第一題由大組共學，便標註基 1-大共，而詳細題目則設定於第一則貼文，原因是有時題目過長，會造成版面的閱讀不便。

操作 **Padlet** 課堂，我大多使用在 **T-MAPS** 教學的基礎題與挑戰題。課堂討論中，基礎題是

閱讀理解文本，挑戰題是分享多元觀點，學生藉由提問單主動複習、思考，讓自己吸收他人經驗，並達到融會貫通，轉化成更寬廣的思維。每一堂課開始，學生掃描 QR Code 進入該堂課的 Padlet 頁面，老師先預告這一節課的任務，學生能夠依據 Padlet 上的指令，自學或共學依序答題，再由老師掌控每一題的答題時間，最後進行口說發表與統整討論，完成簡要筆記後便自行進入下一階段的回答。每位學生的回答速度不同，不同程度的學生也不會互相干擾，在學生回答的過程中，我也會在自己的頁面上確認學生的回答，適時的提醒或提供建議，達到差異化的教學。另則，爽文國中的段考題中有 15 分的手寫題，題目來自三層次提問單的整合，檢討前先將題目設於 Padlet 版面上，再請學生該題獲得滿分(3 分)的同學將答案拍照上傳，老師課堂上可藉由同學答案說明回答要點，與評分標準。平時的單課 Padlet 版面是分班設定，但段考的題目則是兩班整合一個版面，目的希望學生能彼此觀摩，也能展現一個完成階段的學習。

- 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:

MAPS 教學法的兼容並蓄是其可貴之處，隨著每一個學習環境、學習對象，教學者能隨之靈活轉化教學，自成一家，而不背離「以生為本」的理念。王家衛拍攝《一代宗師》籌備十年，拍攝內容從一個人擴展到一群人；政忠主任創立 MAPS 教學法十年，從一個人的課堂走出一群人的課堂。武術只論武功，不論門派，千拳歸一路，教學亦如是。走入 MAPS 教學後，每一次的新嘗試都是帶著不安的，但我總在每一次的改變後看見學生們驚喜的神情，那靈活的眼神帶給我無限的勇氣。《一代宗師》：「有燈就有人」，在教學路上，希望我能帶著這一盞燈—MAPS 教學法，傳承教學的勇氣與希望。